

安庆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考字说文论



石云孙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考字说文论

石云孙 著

安庆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考字说文论 / 石云孙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336-7940-8

I. ①考… II. ①石…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3049 号

考字说文论

KAOZISHUOWENLUN

出 版 人: 郑 可

质量总监: 张丹飞

责任编辑: 夏业梅 夏 慧

装帧设计: 袁 泉

责任印制: 王 琳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 (0551) 63683011, 63683013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自序

仆八十初度，曾作诗词二首述怀。诗为七律，颈联是：“修辞信觅唐疏魄，治诂诚招汉注魂。”以明平生治学所向。词为《临江仙》，下阕云：“考字说文寻一乐，休闲未忘爬坡。晚来举酒且当歌。眼前窗外事，自有后人磨。”以状日常起居所为。时世清明，未敢虚度，退休二十年来，文字人生，继续书写，斋中爬格，不离本业。考字说文，不计为名，不计为利，但为学问，但为自娱，意在求一乐、得一趣而已。

中华汉字，历经五千年，形在增，义在丰，声在变，考既与时俱进，说也遂转精密。仓颉造字，后世传为“精英自泄乾坤密，典册因垂日月光”（《陕西白水县志》载《咏仓颉诗》）。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被学者举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因字里乾坤大，密泄未了，故掘之不竭，说之不完，解之不尽，时至当代仍被叹为“汉字之谜”。文字走进典籍，成为篇章话语，于是义理、考据、词章生。有学者宣称，得一字之解，可作一部文化史，诚者是言！“家”是“豕之居”，“牢”是“牛之居”，成千古之谜。“祝”字从“兄”，“祥”字从“羊”，皆可考。《诗经》“爱而不见”之“爱”，《春秋》“日有食之”之“有”，俱有说。《庄子》弟子恐其为乌鸢食而欲厚葬庄子，为“弔是人持弓”得一书证；渔父向子贡问孔子“有土之君与”，为“君有土者”拾一义据。名起于晚黑呼答需

要，训生于书面文字障碍。一字褒贬，世有书法；一派风尚，时见义则。说事取譬，作文添彩，或根于学养，或源于生活。凡此诸端，都为考字说文应有之事。蹒跚爬坡，徜徉经籍，涉猎诂林，寻寻觅觅，拾掇掇，切之磋之，琢之磨之，日积月累，由少增多，遂成稿一摞，三十余万字，其中多数以单篇论文发表过，少数为第一次公开。今次为五篇，撰为一书，名之曰《考字说文论》。

燕居赋闲，无为而为，退而不休，悠然自得。以书为伴而不孤，就字探密而得乐。仰而思之，俯而说之，考得一义，说而论之，遂录之于纸，存之于柜。遥望蓝天，心向往之，若让久困，终成一堆废纸，如使印行，也不负一番苦心。故不私藏拙，而公之于世。至于大雅君子闻而笑之，是所甘心。倘遇读者见之，见而读之，读而有得，亦足为幸。承蒙安徽教育出版社支持，责任编辑夏业梅先生和夏慧先生给力，并致谢意！本书获“安庆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书中谬误，在所不免，企盼读者指正。

二〇一三年癸巳仲春

当涂石云孙序于安庆师范学院博望居

第一篇 文字训诂论

第一节	汉字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1
第二节	论俗字书后	15
第三节	“疏不破注”笺识	23
第四节	写在《续经籍纂诂》出版之际	34
第五节	训诂别体例释	45
第六节	取譬宜引其类	50
第七节	隐喻与注疏	52
第八节	释“温而厉,威而不猛”句式	55
第九节	训诂与语文教学	59

第二篇 名字班辈论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人名字	65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人小名	79
第三节	汉魏晋南北朝人单名和双名	92
第四节	南北朝人改名字	99
第五节	唐末五代人更改姓名	108
第六节	班辈字考	123
第七节	名字三昧	134
第八节	关于古人名字中的几个问题	147

第三篇 语言生活论

第一节	《左传》话语	162
第二节	春秋习用语	173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习用语	191
第四节	《春秋左传》杜注里的“亭”	206
第五节	王莽改地名为“亭”考	216
第六节	方言和文学	227
第七节	鲁迅笔下的社会生活	231

第四篇 春秋书法论

第一节	鲁国君臣的书法	241
第二节	名字官爵的书法	252
第三节	会盟序列的书法	266
第四节	时空生态的书法	277
第五节	战伐执杀的书法	289
第六节	仲尼新意的书法	303

第五篇 桐城派论

第一节	桐城派与皖派	317
第二节	姚鼐学术述闻	331
第三节	姚鼐策问鉴	344
第四节	戴震与姚鼐	359
第五节	《孝经》为万世天下虑——读马其昶《孝经诂》	368
第六节	《中庸》是明天人之书——读马其昶《中庸诂》	383

第一篇 文字训诂论

训诂缘起于文字障碍。文字有雅俗，训诂在得义。义在字，也在句。字诂存于经籍，而贵在使用，集为文字训诂论。

第一节 汉字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一、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汉字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从仓颉造字说文，历经五千年，文字越造越多，图书越出越多样，话题越说越繁富。先是只有一鳞半爪的解说，如《左传》“于文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孔子“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韩非子“自环为私，背私为公”，等等，都见于《说文》引为说字。《左传》言“文”，《周礼·外史》《仪礼·聘礼》《论语·子路》都言“名”，不言“字”，故郑玄注《周礼》“古曰名，今曰字”，注《论语》“古者曰名，今世曰字”。“今”，指汉代，这是说，古时候把“字”叫作“名”，不称“字”。以文为字，起于秦始皇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琅邪石刻，有云：“书同文字。”到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始分出“文”与“字”。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典，许慎创立部首，据形系联，运用“六书”说解，建立了文字学体系。此书凭形说义，义藏在小篆里，故以小篆为说解对象，后世传为经典。始流传不广，至唐代有李阳冰，五代有徐铉、徐锴兄弟俩校读过《说文》。大徐校本附以新字刊出，这是官书，小徐作《系传》，是私家之作，从此流布渐广。到了清代，段玉裁始为《说文》作注，王念孙为作序，称“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说文》面世至段注成，中隔约一千七百年，这是说段注与原书具有同等学术地位。段注被公认为是解释《说文》权威性的著作，然也有人感到还有话可说，于是便有对段注的《考证》《注笺》《订补》《斟铨》《匡谬》，凡此诸作对段注不无补正，但也间有未尽者。此后，王筠作《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桂馥撰《说文义证》，朱骏声撰《说文通训定声》，连同段玉裁，世称“《说文》四大家”。王著重于形，桂书重在义，朱作重于声，而段注则形音义三者并重。一时间，《说文》成了显学，于是遂有“说文学”、“许学”之称。

中华汉字是表意文字，义在形，形见义。虽《说文》行世，而说字解文屡见于载记。《世说新语·捷悟》：“‘门’中‘活’，‘阔’字也，王正嫌门大也。”又，“盖头上题‘合’字，公教人啖一口也”。魏武题字，众莫能解，而杨修一解出，记此以赞杨修捷悟不同于众。晋代杨泉作《物理论》，以“坚、紧、贤”三字从“叀”说物理。至宋，王圣美提出“右文说”，把话题引到理论上，他说：“古之字书皆从右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戈，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戈为义也。”张世南《游宦纪闻》：“自《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如青字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浊者为清，目之能见明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凡此都可类求。”二人皆从右文类求字义，虽未必全合（如小幅纸曰笺，小杯曰盏，一在下，一在上，都

不在右,但也俱以小为义),但也开示了一条以声求义的新路子。至于王安石《字说》,虽也以说字为话题,但望形说义居多,甚至传为笑话。

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传进来,汉字遭到指摘,说中国贫弱,罪在汉字,甚至呼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极端口号,于是话题越说越多,越说越烈,越说越有趣,真正说个没完没了,于是有人把汉字视为“谜”,所以香港安子介先生决心解开这个谜,他潜心研究,写成《解开汉字之谜》一书,自印赠送同好。他是实业家,又是政治活动家,解说文字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宣称“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又预言“二十一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把话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形体说解的话题

这个话题说不完,一个重要原因是缘于汉字形体本身。汉字的形体是客观存在的,它是解说的依据。但汉字形体在发展中多有变更,所以解说汉字又要有历史的眼光,从今字出发,溯源探隐才可得其义。许慎作《说文》,依据小篆,所得甚多,但他没有看到甲骨文,看到的金文恐亦不多,书中所引古文,也是大篆之类,所以有少数字也说错了,如“王”、“皇”之类。隶楷以后,字形经过整合,变成方块字。这是历史上一次大的文字改革。汉字原先的象形性隐没了,以象示义的功能减弱。如“日”、“月”二字,小篆是象形字,变成方块字如现在的样子,形不象了,“日,实也”,“月,阙也”,从字形上看不出。“果”,小篆下从“木”,上象果子形,以树上有果表意,见字能知义,现在上件变成“田”,果形消失,义亦遂隐。“前”,篆文作从“止”在“舟”上,表“不行而进谓之前”。这是个会意字。“止”,脚趾,脚趾在舟上,便停止“不行”,不往前行,但“舟”在行进,“而进”,是往前进,所以“不

行而进”的含意就是“前”。改作方块字“前”，字体分割变形，“舟”变成“月”，照字形就会不出意了；但若溯源到小篆，便能得其本义。

汉字在演进过程中，出现过古今字、繁简字、异体字等，凡此，有行有废，有改有作。这只涉及汉字的一部分。汉字有稳固性，故大多数字仍保留了原形，所以解说以现行汉字为对象是可行的。一个客观存在的字体出现不同的解说，自古就有，那是不足为怪的，如“武”字，从戈从止，《左传》上解作“止戈为武”，这是说制止战争要靠武力，因为武“定功戢兵”，这是楚庄王借解说“武”字阐明一种哲理，事见《左宣十二年传》，《说文》引以为说，是赞成庄王的解释。后世“以杀止杀”，“用战争制止战争”的思想便是来源于此。可是按照字的原形，“止”，不是制止，而是脚趾。脚趾的趾，古作“止”。此以脚趾指代人，人扛着武器大步前进便是武。脚趾停住就是停止，这是引申义。停止有自止和他止，他止便是阻止、制止，这又是一层引申义。庄王是用引申义说“武”字义。他这个解说得到了许慎的认可，并具有哲理，以至演变成现代化思想。

“武”这个字形是客观存在，是解说字义的依据。出现不同的解说，是对字组成部分的表意有不同的理解，于是说字的话题由分歧而多了起来。从古至今，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根据某种需要，借字说义，或抒情，或议论。远的已略如上述，时下仍很火爆，兹摘记数则如下以示概：

（一）思

思，从心从囟，囟即头，头合心为思。“思”音“丝”，这样看来，“思”者，即“意识丝”也。“意识丝”不等于“意识流”，但“丝”也罢，“流”也罢，都是形容思维过程的连续性，本质一样。（公输鲁《中国古人的意识流概念》，《文汇报》1996年11月20日）

在汉语中，“债”字可以拆为“人”字和“责”字，会起来的意思

就是：还债对于每个欠债者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俞吾金《“临界状态”与道德自律》，《文汇报》2002年8月25日）

现在的人“家”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了，钱心也越来越重了。“家”是什么？照字法就是房子里头一窝猪，猪多了挤在一起不好。（《安徽老年报》2006年7月25日）

同一个字的解说不一，如：

路，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因为“各”种人都在此留下“足”迹便有了。（《汉字之趣》，《安徽老年报》1999年4月14日转载）

路，所以两个“口”，意在告诉人们：路是由入口走向出口的。（《趣解汉字》，《安徽老年报》2000年2月25日转载）

说字也时见别裁，如：

“管”字下为“官”字，说明管理要有官职的人来承担，是官员的职责、权力。但“官”字之上要加一个竹字头，是说管理者、官员们都必须戴竹帽、竹笠吗？当然不是，它是说作为管理者、官员首先要有如竹子那样的品行方可去管别人。竹子中间是空的，同样，官员需要虚怀若谷；竹子是直的，管理者必须正直；竹子有节，管理者应有气节。（《羊城晚报》2002年7月15日）

爱情总是和“谈”结合在一起的，“讲”恋爱，“说”恋爱就没有爱情可言了……不要以为这个谈字，是一般的说说话，谈字是言字旁带上两个火字，一把火还不够，两把火才烧得起来。应该用自己的话语来点火，应该是，我谈，故我在。我谈，故恋爱之火在。（孙绍振《谈恋爱的谈》，《光明日报》2003年1月15日）

诸如此类的说文解字,不过是见于报章的万分之一罢了。然而由此可以见出,今人对这个古老的话题说起来仍然兴趣盎然,津津有味,不乏新意,甚至发前人所未发。还可以看出,汉字里蕴藏的东西太多太多,挖掘不尽,因此这个话题有的说,说不完。

语言文字是科学,解说也应有科学性,不能太随意,水分掺多了,就有失科学性了。汉字以形表意,形在字中表现为笔画。笔画可自成字;也可不成字,只是一个指示符号。六书中的象形、指事是独体字,以笔形示象表意;会意、形声的合成部分皆成字,称合体字。字由笔画或字构成,内部是有层次的,解说字义就要顾及层次,若超越层次,割裂解说,所说字义,恐非字的应有之义,不免有望形生训之嫌。如“谈”是从言炎声,“言”与“炎”合是第一个层次,“炎”从重火,是第二个层次。“路”由“足”和“各”构成,为第一层次,“足”为“口”和“止”构成,“各”是“女”和“口”造成,是第二个层次。把“谈”解为烧两把火,“路”说为“由入口走向出口”,都越过层次解说,自属想当然。同是解“路”,却有两样说法,只能是“趣解”,不是理性的说字。至于对“家”的解释,显然偏在发议论,非说字义。

三、义蕴探求的话题

汉字有字义,又有字理。字里蕴藏的哲理大得很,故有人用“字里乾坤”来形容。了解一个字的字义可能不难,探求一个字的字理就不那么容易了。一个人从小认字,长大后也许经常接触字,有的人可能跟汉字打了一辈子交道,但谁也不敢夸口说,他对每一个字的字理都了如指掌,也许是熟视无睹,而了解得不甚分明。比如“字”字,根据前面所说,先秦称“文”称“名”,不言“字”,秦汉以后才称“字”,才成了文字的专称。可以说从上学的那天起,就跟字有了不解之缘。那

么,如果问“字”是什么意思,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字是文字。”这个回答当然是正确的,然也未尽。“字”指的是文字,但这是抽象化了的字义,已经抽去了字里的许多内容。这要从字形说起。“字”由两个部件构成,上件“宀”,在甲骨文中象房屋形,后俗称“宝盖头”。“子”,孩子,指婴儿。合起来的意思是:在屋子里生孩子,或孩子生在屋里。孩子生下来要哺乳,所以《说文》上解为“乳也”。人与禽生子叫做乳,所以这个“乳”是生的意思。这是“字”的本义。许多人记住了字是文字一义,而对“字”是“乳也”的本义恐未必了然,或竟不知,或早已忘却。“乳”,俗称喂奶,生孩子,喂孩子奶,都是母亲事,字里不见母形,因为含义不言而喻。孩子生在屋里,有母亲喂养、照料,容易长大。“子”在古代可指男也可称女,他或她长大成人又得婚配,再生儿育女,从而“使种族得以延续,通过他或她可以把‘视觉符号’(指字)传至下一代,以至无数代”。所以字有滋生、孳乳义。故许慎《说文叙》说:“字者,孳乳而浸多也。”这是字的引申义。字,因孳乳而渐多,其理与生子繁衍后代同。今引申义显而本义反隐,故一般人绝少追踪“字”的本义了。

字为什么孳乳而浸多呢,因为独体字构字能力强,且灵活多样,如“休”由独体字“人”和“木”构成,“人”和“木”又可分别与其他部件构成字,如“人”加“言”成“信”,加“二”成“仁”,加“寸”成“付”,加“古”成“估”,等等。“木”加“寸”成“村”,加“古”成“枯”,加“目”成“相”,加“木”成“林”,等等。这些滋生字有的还可再生字,如“仁”加“女”成“佞”,“付”加“广”成“府”,“相”加“心”成“想”,“林”加“木”成“森”。汉字通过滋生累积,就渐渐多起来,这就是“字”的魅力!

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字形藏理,求精不苟。朱熹说:“古人制字皆不苟,如‘德’字中间从‘心’,便晓此理。”“德”字古体写法作“惔”,《史记·五帝本纪》“高阳有圣惔焉”,犹用古字。字由

“直”和“心”构成，“直”是正的意，正心是德，邪心就不德，故德字从心，朱子赏其造字不苟。古人把字叫做“名”，后世改称字，“名”成了名字的专称。人物要有个名字，是为了区别。但这个字如何造，古人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字从“夕”和“口”组成。“夕”是晚黑，根据《说文》的解说，晚上天黑，对面不相见，此时须知对方是谁，就得用“口”发问：“你是谁？”如果对方是熟人，就不烦报名字而知是谁，若是陌生人，倘答：“是我？”还是不知是谁，他须自报名字“我是张三立”或是“李二虎”或是“王狗子”，这时才知道是谁，名字把人区别开来，是王狗子，不是李二虎，是张三立，那就不是王狗子。由此就可知“名”从夕从口的字理了。这是“近取诸身”，不是随便造的。“进”是简化字，字里的“井”只是符号，不表意思。繁体字作“進”，辵字旁着个“隹”字。“隹”是一种短尾巴鸟，有一些字的偏旁从隹、从鸟意思一样，如鸡、难、雁等，可证“隹”是鸟类。“进”是抽象的动作，如何造一个字来表示，古人作了一番考察，发现鸟无论在空中飞，还是在地上走，总是前进不后退。又凭借联想，用“隹”和辵字旁合在一起，造了这个“進”字。上世纪30年代陈独秀在磨难中作《小学识字教本》，于“进”字解云：“从隹者，飞鸟不退行也。《说文》谓从闚省声，非是。”字从“隹”之意，自《说文》后成了一个谜，从“闚声”说，有从者，有不从者，至陈氏说出，始解开了谜。这是古人造字“远取诸物”之证。古人造字不苟，实在一点不假。

四、形义引发的话题

中华汉字，义在形，形里藏理，那是瑰宝，掘之不竭，说之不尽。这便是汉字的魅力所在。是不是所有汉字的形与义结合得都很合理？使用者关注，甚至提出质疑，于是话题又多了一个。《安徽老年

报》(2002年8月25日)转载了《汉字中的“张冠李戴”》文,提出12个汉字,“据说已经谬误了几千年”。这12个字是:(一)“出”字与“重”字的颠倒,(二)“射”字与“矮”字的颠倒,(三)“牛”字与“半”字的错位,(四)“凤”字与“鸭”字的错位,(五)“炊”字与“烟”字理应移位,(六)“方”字与“圆”字形当移位。按除(一)、(六)可商外,余皆不无道理,如(二)“射”字由“身”和“寸”组成,身高仅有一寸,自然“矮”了,“矮”字则由“矢”与“委”组成,“矢”者箭也,“委”者放弃也,将箭放出,才是“射”也,故二字造颠倒了。又如(五)欠“火”则“烟”冒,因火方成“炊”,故二字理应移位。这是依今字解,也说得过去。若溯源起来,有的字还有话可说。如“射”字承小篆来,古文字右旁从“矢”,意思是“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说文》)。字从身与矢会意,矢发于身而中于远叫作“身矢”。到小篆改“矢”为“寸”,“寸”不是尺寸之寸,而是“法度也,亦手也”,射必依法度,故从“寸”,“寸”同“又”,射必用手,故从“寸”。今作“一寸”解,与古义异。形声字中的声旁,大多既表声又取义,但也有只表声不兼义的。“凤”从“凡”声,“鸭”从“甲”声,皆取自呼为声,不表义,以为将天下第一鸟“凤”降为“凡鸟”、把平凡“鸭”誉为“甲鸟”是错位,说虽有趣,但非字中应有之义,所以这个“位”得“错”下去,改不过来。

这篇小文提出了一个字体中是否合理的话题,我有取于此。其实,这个话题早先已有人提起过。冯梦龙《古今谭概》卷二十五《塞语部》有“字说”条,略云:

王荆公作《字说》,穿凿杜撰。刘贡父问之曰:“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犇、羴二字,其意皆反之,何也?”

这二字今作“奔、粗”。原字形体与表示的奔、粗意正好相反,错位了。